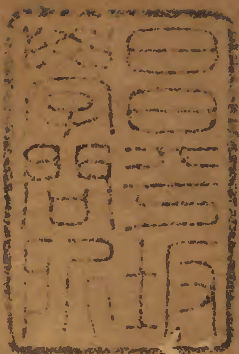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三十一上



漢書門		九	二	七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九	二	七
書	二	七	一
類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 15 )
函號	297 90





愛日精海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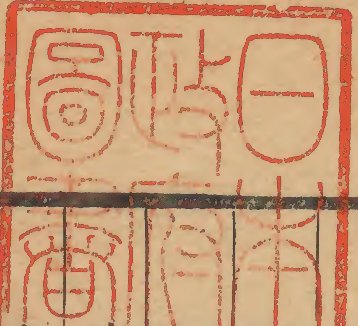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抄本

**宋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諡議等為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





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  
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  
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惟稱李公近與予  
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  
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  
卷子讀之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  
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  
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  
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  
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  
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子

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  
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  
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  
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  
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  
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  
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况又其  
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  
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



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民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

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土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



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  
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  
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  
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  
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  
飾而變化開闔卓犖竒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  
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  
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  
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  
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  
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  
濫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  
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  
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  
不廢書而嘆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  
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  
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  
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  
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  
十月旣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



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  
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况于靖康  
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  
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史筆  
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  
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  
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  
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  
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胷次素定故  
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  
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

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繹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  
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  
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  
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  
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  
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  
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蓋其後諸  
人所離合譌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  
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薨謝距今七十載獨  
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譏此書則實與國史相  
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  
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



亟命宣索宸翰真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  
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  
痛心充員桐幙適帑藏空匱兩膚使先後極盟鳩工鏤木  
太守今春宮章公尙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  
又幸爲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  
闕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  
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旣却而  
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  
退世多措于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  
有敢獨以爲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  
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  
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韙尙庶  
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旣望日  
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  
父遊馬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  
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  
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  
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  
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厓壁間者往往成  
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  
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  
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



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旣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

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宥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敗敗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書錦之鄉卽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捨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冊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旣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尙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盟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卽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爲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用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



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蚤蚤疥癬耳而鬚髮爲白于以知公之爲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 洪炎玉父著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攷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七律所云欣逢白雀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

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康熙甲戌四

月漁洋山人跋

文瀾閣傳抄本

莊簡集十六卷

宋李光撰

文瀾閣傳抄本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翟汝文撰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宋** 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摠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摠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銘謹題

愛日精廬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任詞一卷

宋刊本

**宋**竹坡胡穉仲孺箋

前有穉所編簡齋年譜暨續添詩

箋正誤簡齋之詩風格道上思力沈摯于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故是注鉤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酬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為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且猶是南宋舊槧首尾完善洵可貴也

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與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况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 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曰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雪彥材畧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 此

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鶻 人衣冠皆白

然後少陵之意渙然

日山榮長老方丈 絕其

曰東麓雲根金沙渥注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彥材蓋未知也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為叙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功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



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興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詩者注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汨汨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束峽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擷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其已出是以人惟見其冲融澁澁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蛟虵蜿蜒之恠交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文槌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論可撫而翫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蠹鉛槧唯簡齋是好不其惑歟余應之曰高涯之曝窮谷之湍非不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况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無間自波谷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蹟索隱曾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所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曾哲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君無謂云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識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



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  
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  
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  
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  
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  
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  
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  
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  
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  
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播之不  
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  
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  
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  
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爲  
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寔失之隘不肯少取以從  
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  
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爲  
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  
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假致  
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  
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



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五廿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勲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叙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

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篋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竒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黃孝廉蕘圃得朱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



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  
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  
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解也古  
人文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它用蘇子美監進  
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  
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蠹爛蟲蝕不  
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而  
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  
丁巳錢大昕題

黃氏手跋曰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  
與吾郡典實有涉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  
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證憶潛研往矣是集余不能守歸  
之藝芸書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余生平缺憾  
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遂向藝芸主人借歸傳錄  
而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歸之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  
弁祕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悉  
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  
聞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傳錄本仍分寫予之并讐  
校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  
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  
當不致爲鈔胥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  
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卽可爲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  
盡如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是真大樂  
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道光三年歲



在壬午秋七月蕘夫識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僞造于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驤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社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展挹歎有旨濟用矣老蔡方顓國挽使聽已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挂之且雅憎王黼爲邪弗忍識其面擢纔學館郎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卽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櫝貯藏六丁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旣檜相得志齟

齟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睨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仁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能多蕘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貲板寘郡學邁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縉表䟽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呈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兩詩酒琖搖江波吞翠壁之



句至今諷味在口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賡和尤富建炎已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遑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爲煨燼無餘迨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竒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應知已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旣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爲

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餘年或誘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尙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閩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



鳴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世者止於如此敢撫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叙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於秦丞相以深文鉗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詠故身後裒集之文僅如是而正先叔寶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茗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 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沈與求撰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笥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淳熙紀號之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勲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艷  
龜谿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  
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顧不遑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  
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于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  
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栢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舊抄本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

宏

胡瓊序 正德己卯

林攷序 同上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 朱子諡議 張礪撰 覆議 鄭起

潛撰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  
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  
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  
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  
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  
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  
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  
上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  
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牀所以啟發蒙陋  
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



所願爲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爲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爲人庶可以少紓莞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欵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

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

明初抄本

王文恪公藏書

朱孫觀撰

觀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



俱行于世而大全集則未之多見此本爲王文恪公舊藏  
葉氏石君手校中有據鴻慶集補入者石君手抄附每卷  
末每冊首有濟之

王文恪公字葉萬印記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  
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  
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  
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功名章  
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尙書晉陵孫公  
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  
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禮  
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  
輩將及知命靖康叔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

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  
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  
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蛋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所得  
縑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咏性情  
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於是  
不可勝計母恠乎筆端之袞袞也天門忽開訢章上達論  
譔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耄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  
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  
十載當孝宗朝嘗命類編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  
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尙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  
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旣一世其子興國太守僉以書謂必  
大曰先君文彙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



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十四卷其未備者哀次爲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纒纒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髻亂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璣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嘆曰真璠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丁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旣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觀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右孫尙書大全集七十卷王文恪公抄藏本中多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抄謄故所錄皆草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又曰此書向爲從兄林宗借去久未得歸幾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爲之整理書籍始得檢歸從此可以相携于老境云康熙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陽轂道人識

又曰昔歐蘇教興文章大變從茲而降名人碩士之尸而祝者廬陵眉山其首庸也靖康南渡大家有四翟公巽汪浮溪先石林公暨孫鴻慶是也向讀鴻慶居士集愛其流麗秀美無洛中校腐氣後得茲集知古人文章湮沒者不



可勝數再訪翟集藏書家皆不見存有云已雜入孫集中  
據茲集則此言爲未可信也汪止有文粹先石林公集虞  
山太史曾有之已爲絳雲之劫灰止購得建康集一種而  
其文方嚴簡重與孫殊致然皆取法於歐蘇而不敢越其  
桀驁者也余嘗論古今文章變化因革自有定準漢魏尙  
矣六朝以後風氣靡縟韓昌黎變今而古之其後佶屈聱  
牙流濫甚矣歐蘇則變古而今之四公之出適值其盛流  
元及明漸以衰止安得有挽回氣化者與之振起頽風邪  
再四緝閱不無三嘆因書所懷於末他年全具四公之集  
而縱觀之則知所變矣時康熙四年九月日記去虞山太  
史之沒周有餘矣南陽道韞

錢氏手跋曰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可爲立

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此本題云南蘭  
陵孫尙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家藏本後歸葉  
石君氏曾以鴻慶集參校增補最爲精審今爲周漪塘明  
經所得仲益專主和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  
莫儔万侯高譽之不容口而詆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  
非之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殆罕其匹譬之  
河鯁江瑤柱雖知其有毒不能不一朶頤也乾隆辛亥七  
夕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高登撰**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顏人王銍撰**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尙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卽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

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尙書郎擢守是邦暇日哀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鈇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尙未濶欲波瀾之濶須



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濶少  
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年顧  
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  
觀遺文爲之絕歎因記公教我之言于篇末使後生知前  
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于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  
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胡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精抄本

**宋胡銍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  
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  
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争至迄斬宰相在廷大  
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

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  
肯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  
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  
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  
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  
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  
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  
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  
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  
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  
狄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



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  
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峩鉅刻屈挾天之幽洩神  
之秘槁瘵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  
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于  
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  
澹與其族子渙族孫祕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  
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  
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  
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  
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  
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  
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

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  
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  
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  
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  
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  
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  
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  
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曾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



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携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

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

宋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瞻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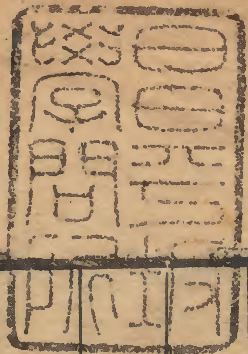
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



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  
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  
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  
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  
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  
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  
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  
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  
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  
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  
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  
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微言傳而  
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  
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  
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  
蓋其首編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  
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  
之閱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  
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  
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





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璿念殘集之復完思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子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文嘉元璿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周紫芝**

格闌外有浣香居鈔本五字

天保三



然名家淵流正有集卷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其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悲其不知學近時世氏之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亦不適當時一餉費耳浮榮得貨條為斯盡而不亡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高孫元瑞念殘集之復歸民之甚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亦私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詩為序焉俾子序其事予於是編而願有遠文嘉元瑞之能先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吳師道序

真抄本